

我会腌韭菜，还腌得挺好吃。在不少地方是不腌韭菜的，但在我们无为老家韭菜是可以腌的，且腌韭菜味道独特，非常爽口。我还会腌辣椒、腌豇豆、腌茼蒿、腌萝卜，也会腌鱼、腌肉、腌鸡鸭，但手艺不佳。

小时候，各家各户每年都要腌上几大缸冬芥菜、大白菜和萝卜，还会用小瓦盆腌菜瓜、刀豆、辣椒什么的，几乎每餐的桌上，都有一盆腌菜，我们的口味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，即便后来日子好过了，吃腌菜的习惯还是改不了。电视、报刊和网上都说吃腌菜容易得高血压，会增加肾脏负担，造成钙流失等等，总之吃腌菜是不利于健康的。或许是吧！但自小养成的口味是改不了的，况且已经过半百，与其戒掉，不如吃得适当一点，只要心情好，就是最大的健康。

女儿是不怎么吃腌菜的，倒不

生活流水

腌菜

杨勤华

是我们有意识不让她吃，更多的是她们这一代人自觉接受了腌菜不利于健康的理念。我不勉强女儿，女儿也不阻止我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我有一个自小养成的习惯：喝早茶。这是我们那个千年小镇延续的传统，多数人家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情是生炉子烧开水，然后泡一壶茶，买几个油炸饺子、狮子头、油条或包子、馒头，再弄一碟腌韭菜、腌萝卜、腌辣椒或腌芥菜什么的，浇上点麻油或者熟菜油，然后喝茶吃早点，这就当作正

儿八经的早饭了。我从小跟着父亲喝早茶，这个习惯直到当兵到了部队才改过来。复员回乡以及后来异地工作，又恢复了这个习惯并延续至今。

因为自小喜欢吃腌韭菜，也就喜欢自己买点韭菜回来学着腌，平时在菜市场见了那种有着浓郁独特香味的本地韭菜，就控制不住地买下来，洗净晾干后，切成段，撒上盐，用手将盐和韭菜搓揉得能闻到腌香，然后装进一个玻璃瓶里密封好，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吃。

上班的日子，每天去得早，早饭马虎，但双休日时宁愿不睡懒觉，也要早起做好喝早茶的一切准备，然后独自品茶吃早点。夹上一块浸着麻油的腌韭菜，慢悠悠放进嘴里，那种咸鲜甘美的味道顿时充盈到整个口腔中，慢慢咀嚼，越来越有滋味，再喝上一口茶，顿觉神清气爽、气血贯通。通常一顿早茶喝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，有时候就着一本书看，或听一听手机，时间则更长，也更有满足感、舒适感。

对于我来说，腌菜无关健康，也无关他人，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饮食习惯，就像每个人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有些路明明别人告诉你，是一条未必有利于你的路，而你还是无所顾忌地往前走，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条路兴许未必能带给你在众人眼里的美好，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带给你沿途的快乐和坦然自在。

1961年，我高中毕业，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顺利通过专业初试与复试。就在此时，我又收到南京军区某部的人伍通知书。一边是求学追梦，一边是投笔从戎，我向父亲征询意见。父亲告诉我，当下国家正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投身军营，希望我到部队经受磨砺。父亲的态度十分坚定，我怀揣着几分不甘与迷茫，一身戎装，辞别故土。

父亲江萍，原名白荫福，亦名白虹。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被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叛徒、黑帮分子、山西文艺黑线总代表，1966年8月31日，遭受残酷迫害致死，终年五十四岁。我也因此受到株连，被迫脱下军装，降职降级按复员处理，安排到安庆市模具厂当工人，直到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才得以恢复干部身份和级别。

那场动荡夺走了父亲的生命，父亲走得猝不及防，甚至没有留下一抔骨灰，这是我们子女心底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

父亲少时家境苦寒，在平定县城小学读完几年书，便早早踏入商号做学徒。纵然身处困顿，青年时代的父亲从未放弃求知。无纸笔可用，便折木棍为笔，铺黄土作纸，日复一日磨砺，练就一手好字。白色恐怖笼罩三晋大地，他置生死于度外，执着追寻革命理想，秘密为平定地下党组织撰写文稿，“江萍”这个笔名，自此伴随他走完一生。



1937年7月，日寇铁蹄踏碎华夏山河。家国蒙难之际，父亲满腔热血奔赴国难，投身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，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。巍巍太行镌刻下他跋涉

逝者追忆

岁月无声 风骨长存

——追忆父亲江萍

白渝



1964年3月，江萍（左一）在昔阳大寨大队参加劳动时，休息期间与陈永贵（左三）等人，亲切交谈。

的脚印，滔滔汾河映照过他浴血的身影。1939年9月，他被选派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同年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烽火岁月里，他亲历艰苦卓绝的沁源围困战，浴血拼杀的上党战役。数次负伤，不得已离开主力部队。先后任职太行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、宣传队长、和顺县公安局局长。新中国成立的曙光来临，他历任长治县委书记，山西省理论宣传处处长、文教处处长，山西省首任文化局局长，1958年就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山西，素有“中国戏剧摇篮”的美誉。执掌文化与宣传工作期间，父亲将满腔热忱倾注三晋戏曲沃土，守护民族文化根脉。他笃行党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文艺方针，深耕地方戏曲的挖掘、革新、创作与展演。牵头组建山西晋剧院、晋南蒲剧院、北路梆子剧院、上党梆子剧院四大院团；亲手打磨整理《小宴》《杀宫》《算粮》

《表花》《挂画》等一出出熠熠生辉的传统折子戏。

他惜才爱才，悉心激活老艺人的艺术生命力，倾心力培养新一代戏曲后生；推动地方戏曲搬上银幕，拍摄舞台艺术影片；深度参与晋剧《三代人》、蒲剧《蛟河浪》、眉户戏《涧水东流》《一颗红心》，还有话剧《刘胡兰》《太行英雄》等一批经典剧目的创作。

肩头沉甸甸的责任，让他从不敢懈怠。白日奔走于公务一线，还常常跋山涉水深入乡野乡间走访调研。万籁俱寂的深夜，便是他伏案耕耘之时。数十部地方戏曲剧本从他笔下诞生，数百篇诗歌、散文、相声见诸报刊。他既是笔耕不辍的剧作家，亦是见解独到的文艺评论家。

山西文艺事业的繁盛，深深烙印着父亲的心血。他创办《文化周刊》，诸多佳作被收入《山西诗歌选》《山西文艺评选》《现代咏晋诗词选》《咏晋散文游记选》。他深耕

基层文化建设，打造昔阳、临猗两个全国知名的文化示范县，经验登上全国文化工作现场会。他发掘扶植大批乡土农民诗人、画家、音乐人，带领文艺队伍跋山涉水下乡巡演，把欢声笑语送到田间地头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后，父亲平反昭雪，山西省委在太原双塔寺陵园为蒙受冤屈的父亲召开追悼会，彭真委员长受中央委托，出席了追悼大会。

追悼会落幕，家人将父亲仅存的一张旧照，一件洗得泛黄的旧军装，小心翼翼用红布裹好，百里护送回到平定故土，安葬于罗家峪松树山。墓穴早已掘就，身为长子的我，默默将这两件遗物安放在墓穴。没有骨灰，唯有遗物承载一缕忠魂。家人们依次躬身，双手捧起黄土，轻轻覆于其上。黄土缓缓落下，隔开生死两界，却完成一场跨越阴阳的精神相拥。这一捧黄土掩埋的是遗物，洗礼的是生者的心灵。那件褪色军装，裹着他对于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守，裹着对党和人民至死不变的赤诚。

青山埋忠骨，衣冠寄哀思。从此，这片厚重的三晋黄土，便多了一份滚烫的温度，一份绵长的思念，也终于有了归处。

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，我前往太原参观山西抗战史料展览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》牢牢攫住我的目光，泪水瞬间奔涌而出——那队伍之中，就有我风华正茂的父亲。我久久伫立在展柜前，不忍离去，拍下这些珍贵影像。回到住处，我摊开冲洗出来的一帧帧旧相片：有他与陈赓大将的合影，有上党战役大捷后，和缴获的敌军山炮留下的战地留影，还有在昔阳大寨与陈永贵交谈的画面……指尖轻轻摩挲斑驳相纸，往事如潮水汹涌袭来，热泪潸潸坠落。

父亲，是我们整个家族永不褪色的骄傲，是故土古州平定的骄傲，也是三晋大地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